

相关，但她的一个关键词却是变化。她让我们明白，复苏的时刻，也是言语到来的时刻。格丽克创作的内在动力是精神的饥渴以及对诗歌的潜能怀有的异常崇敬之情。要描写复苏的质变，可以使用思想寓言里那些看似简朴的措辞，还可以运用喜剧元素和辛辣妙语。当格丽克在后期创作中直面那无可躲避的人生尽头时，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非凡的优雅姿态和轻盈感。这种语调让人回味无穷，引领我们读者迈步前行。

亲爱的露易丝·格丽克，我很荣幸地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获得二〇二〇年诺贝尔文学奖。

躲在圆木底下的絮语

——格丽克获奖演说

〔美国〕露易丝·格丽克

傅燕晖译

小时候，记得五六岁那年，我在脑海里举办过一场比赛，要选拔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有两部作品入围决赛：布莱克的《小黑孩》和斯蒂芬·福斯特的《斯瓦尼河》。我祖母的房子坐落于长岛南岸西达赫斯特小村庄，而当时我就在祖母家的次卧里踱来踱去，并不出声，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在脑海里吟诵布莱克那首令人难忘的诗，哼唱福斯特那首萦绕于心、凄凉伤感的歌。我如何读起了布莱克，着实是个谜。我记得父母家中比较常见的是政治书、历史书，还有好些小说，但也有零星诗集夹杂其中。

不过，我一想起布莱克，就会联想到祖母家。祖母不是爱读书的人。但祖母家里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还有一本小书收录了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歌谣，不少歌词我都烂熟于心。我格外喜欢《辛白林》里的那首歌，当时很可能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听一听音调、节奏、高亢有力的祈使语气，这足以使我这个胆怯不安的小孩子热血沸腾。“墓地长存，万流景仰！”惟愿如此。

在我眼里，为了荣誉而战，为了高回报而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我启蒙时期读到的神话里比比皆是。早在幼年时候，我便已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也是我和妹妹从小接受的教育：要去拯救法国（如圣女贞德），要去发现镭（如玛丽·居里）。后来我开始认识到等级思维的危险和局限性，但在孩童时代的我看来，授予奖项显得十分重要。总有一个人会站到山巅，从远处依稀可见，俨然是山上唯一引人瞩目的存在。站在山腰的人是不可见的。

这个说法适用于诗歌。我十分笃定布莱克不知怎地知道了这场诗歌比赛，惦记着比赛的结果。我知道斯人已逝，可又感觉他尚在人间，因为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对我诉说，虽经过了伪装，但确实是他的声音。我感觉，这个声音只对我诉说，特意对我诉说。我感觉自己被选中，得了优待。我还感觉到布莱克正是我渴望对话的对象，其实我已然在与他，在与莎士比亚对话了。

布莱克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者。但我后来发现《小黑孩》和《斯瓦尼河》这两首抒情诗何其相似。彼时和此刻一样，我深受人类的孤独之声吸引，听见它在悲痛或渴望中升起。待我渐渐长大，又重读那些诗人，发现在他们的诗里，我被选中，扮演着聆听者的重要角色。亲密、诱人，常常还是幽暗、隐秘的。他们不是站

在露天运动场上朗诵的诗人。不是自言自语的诗人。

我喜欢这样的结盟，喜欢这种感觉，即诗歌传达的是本质也是私密的讯息，一如牧师或心理分析师接收的信息。

在祖母家的次卧里举行的颁奖典礼具有私密属性，仿佛成为诗歌催生的亲密关系的延伸：这是延伸，而非侵犯。

布莱克透过小黑孩在对我说话，他是那个声音的隐秘源头。别人看不见他，就像知觉迟钝、目中无人的小白童看不见、看不清小黑孩一样。但我明白布莱克道出了真相，他那短暂的凡俗之身蕴藏着一颗明亮纯洁的灵魂。我明白这一点，是因为小黑孩讲述自己的感觉、体验，话里没有谴责，也没有想为自己报仇，只是相信在死后终将抵达的完满世界里，人们会识得他的真面目，而他会怀着莫大的喜悦去保护那个比自己脆弱的小白童，免得他被突如其来过强的亮光灼伤。这不是扎根于现实的希望，它对现实置若罔闻，因而这首诗才会刺痛人心，同时又不失深刻的政治性。小黑孩不允许自己感受到那种伤害和正当的愤怒，母亲也竭力不让他感受到，可是读者和听众感受到了。哪怕读者还只是个孩子。

但公共荣誉是另外一回事。

有生以来，让我痴迷的一直是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诗：它蕴含私密的选择或共谋，听众和读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而聆听密语和怒吼声，时而又成为共谋者。“我是无名之辈，”狄金森说道，“你也是无名之辈吗？/那么我们就是一对——别声张……”艾略特说“那么我们走吧，我和你，/趁黄昏慢慢铺展在天际/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军。他是在向读者提出要求。与此相反则有莎士比亚的“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亚并非将我比拟为夏日。诗人允许我偷听精湛技艺奏

出的奇妙诗音，但这首诗并不要求我在场。

在我为之着迷的这个艺术门类里，集体的声音或裁断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亲密话语的随机性增强了它自己以及读者的力量，而读者的存在激励着个人的声音去倾诉衷肠，表达迫切的恳求。

当群体对这类诗人表面上既不放逐也不漠视，反倒表示赞赏和器重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我想说，诗人会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沦为操控的对象。

这是狄金森的主题。不总是，但常常如此。

少年时代的我如痴如醉地读着狄金森。通常是在深夜，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就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我当时读到的版本，如今依然偏爱有加：

那么我们就是一对——别声张！

他们会驱逐我们，你懂的……

狄金森选中了我，或者说认出了我，当时我正坐在那张沙发上。我们是被选中之人，隐形的同伴，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们彼此知晓，相互印证。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无名之辈。

但是，对我们这样躲在圆木底下安全之地的人来说，什么才算得上“驱逐”？在圆木被移开后，才有了所谓的“驱逐”。

我在此谈论的不是艾米丽·狄金森对少女产生的不良影响。

我所谈论的是一种内心倾向：它不信任公共生活，或认为在公共生活领域里，泛化性抹杀了精确性，偏颇的真相取代了公正，取代了反响激烈的真相披露。举个例子：假设共谋者的声音、狄金森的声音换成了法庭的声音。“我们是无名之辈，你是谁？”这个声音瞬间流露出了恶意。

在十月八日的早晨，出人预料地，我感受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在努力形容的那种惊恐。光芒太耀眼。辐射太宽广。

我们这些写作者大概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抵达众人。但有些诗人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声音飘散四方，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回响。在他们眼里，抵达众人意味着声音循序扩散，随着时光流逝，传至未来，不过，让人难以捉摸的是，这样的读者总是只身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我相信瑞典学院授予我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这种亲密、个人的声音，公共言论有时能够扩散或延续这种声音，但从来不能取而代之。

格丽克诗歌选

(美国) 露易丝·格丽克

柳向阳译

冒险

一

一天晚上我正要睡着时，忽然想到